

僥城稻香书系之一

“金盾文学奖”长篇人文纪实

# 深藏不露 地下黑帮

僥城稻香/著

锐城稻香书系之一

# 新锐 稻香

锐城稻香 | 著



锐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佤邦/傥城稻香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241 - 156 - 2

I. 穿…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8804 号

傥城稻香书系之一

“金盾文学奖”长篇人文纪实

**穿越佤邦**

傥城稻香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88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第一次写透神秘佤邦(代前言)

佤邦,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你都无法找到它的身影,但它又如此著名,原因很简单:它是“金三角”地区最大的毒品产销地。2002年的一片“喊打”声中,佤邦被放在了沸腾的油锅之中。

佤邦,即缅甸掸邦第二特区,在世界地图上并没有标出来,但在这个地球上,它确实奇特地存在着。它处于世人所称的“金三角”腹地,是毗邻中国、泰国和老挝的一个自治特区,由南北两块地盘组成。

北部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是二十年前缅共“解放区”的主体地区,约在北纬 22 度至 23 度,东经 98 度至 100 度之间。东北面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市的耿马县、沧源县,思茅市(现更名为普洱市)的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西双版纳州的勐海县接壤。其面积约 1.8 万平方公里,山地占 98%;人口约 35 万,佤族占 7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 95% 左右,其他有拉祜、掸、克钦、汉、爱尼、缅、老棉、回、恩、傈僳等 15 个民族。南部地区位于缅甸的东南部,就是多年前臭名昭著的坤沙的地盘,与泰国、老挝接壤,边界线从大其力以西至宾隆以南 500 多公里,面积约 2.2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5 万,有掸、佤及其他民族。南北两块土地并没有相连在一起,从北部到南部,得穿过大约 400 百公里的缅甸政府控制区。

这里和“金三角”其他地区一样,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极其恶劣,

大部分属于高寒山区，峦高箐深，山多水乏，土地贫瘠。豹子、野猪、毒蛇等常常窜入村寨伤害人畜。一年不分四季，只分旱、雨两季。旱季土地干得冒烟，雨季三天两头是狂风大雨。在这苦难艰险的人类生存夹缝中，山民世代刀耕火种。到 1989 年时，人年均口粮只有 160 斤。

该地区之所以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是缅甸乃至东南亚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佤邦联合军的控制区，是“金三角”地区最大的罂粟、鸦片、冰毒和海洛因的产销地。据有关资料显示，2005 年以前，那里仅海洛因的年产量就在 130 吨左右，生产并流向全世界的毒品占整个“金三角”地区毒品总量的 60%。这一毒源对当地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危害之巨，令世人震惊。

2



坤沙集团覆灭后，佤联军成为“金三角”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地方武装。

2002 年，美国国务院官员指控佤联军是目前东南亚乃至全球海洛因的主要贩卖组织，并开出与被全球通缉的毒枭坤沙同等价码的 200 万美元，悬赏缉拿其南部军区司令魏学刚，同时还指责佤联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与全世界毒品贸易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美国首



罂粟是“金三角”地区极其重要的经济来源

次把武装贩毒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声称“在泰缅边境一线不排除采用军事手段，对其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有一种传言是，老美对缅甸政府说，你如果没有能力消除那里的毒害，那么就让我们来管好了。于是，世上传言：缅甸迫于压力和面子问题，要出兵佤邦。

中国政府于 2005 年初决定，要用三年时间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划拨了 7 个亿的专门资金给身处禁毒前沿的云南省，并为其特批新增 2000 名禁毒专业警察编制，从除源、截流、禁吸和宣传这“四大战场”展开主要针对“金三角”地区的禁毒斗争。和“金三角”其他地区一样，佤邦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更加巨大的压力。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被西方媒体称为“毒品王国之君”的佤邦联合军总司令、佤邦政府主席鲍有祥曾于 2002 年向世界公布，将在 2005 年 6 月之后实现罂粟禁种；2005 年 6 月之后，若在佤邦地区再发现一棵罂粟、一点鸦片和海洛因，便提他的人头去见缅甸政府领导。但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承诺，根据相关情报显示，随后的时期里，佤邦的毒品生产反而有增无减。因此，美国地方法院又将佤邦排名前 20 位的头领

作为全球毒枭进行通缉。佤邦被放在了沸腾的油锅之中,鲍有祥及其手下迎来生死之年:2005年6月之后,历来“以毒养军”“以毒养邦”,有着4万军队6万民兵及庞大政府机构的他们,真的能够完全根除毒源,从而保住项上之首吗?

2005年3月,我曾作为中国云南省禁毒部门一个代表团的随行记者,从中国云南省思茅市孟连县勐阿口岸出境到达佤邦首府邦康,在其附近的深山里参加了一次中缅联合举行的禁毒现场会。这次行动销毁海洛因和冰毒112千克,铲除罂粟383亩,佤邦首领称其为“在2005年后实现佤邦全境禁种罂粟的前奏曲”。

4 现场会结束后,我又随一个特别考察小组向北进发,穿越佤邦腹地,到达北部的勐冒县,又从县城向西横插,直达佤邦与缅甸政府控制区的界江——萨尔温江,最后向东贯通勐冒县境,从中国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永和口岸返回,几乎是南北纵向、东西横向地穿越了佤邦腹地。一路上,我们对有关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们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上,到处是烧光树木后用来种植罂粟的坡地,实在是太多了,一片接一片。其中大多已经收割,一片接一片的枯黄颜色,不好估算到底有多少亩,只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感到怵目惊心的同时,不禁为佤邦捏了一把冷汗。

在整个过程中,我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时间,与鲍有祥及当地的各级政府官员、军官、警官、企业界人士、山民及中国的禁毒官员进行交谈,了解了佤邦为禁毒做出的实际努力和存在的诸多困难,并意外地听到关于他们的“鲍总老倌”不少惊人的传奇故事,以及那里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

佤邦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被国际社会遗忘,在自生自灭中,战乱不休,深陷于人类生存的艰难夹缝之中,很多历史时期都处于模糊的未定国界区域,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它的名字在所有正式的地图上都没有标出,因为它“建邦”也就20年历史,甚至没有得到过缅甸政府的正式批准。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缅甸掸邦第二特区”,被包含在缅甸联邦的掸邦之内。掸邦是缅甸面积最大的一个



佤邦军人

邦，差不多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位于缅甸北部的东侧，西边与曼德勒省相接，北部与克钦邦相邻，南方与克耶邦和克伦邦接壤，东边与中国、老挝、泰国山水一体。但佤邦的人对“缅甸掸邦第二特区”这个称谓很不满意，在《佤邦基本法》的总则里自己界定说：“缅甸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佤邦地区是缅甸联邦的组成部分，联邦政府暂定的合法名称是：缅甸第二特区（佤邦）。”

据考证，在缅甸，“邦”“省”是联邦政府下面的二级行政区划，但二者是不一样的：“邦”除与“省”平行外，在法律上还有“自治”特权；而“特区”只是“邦”和“省”下面的一级行政区划。所以，佤邦的人在各种场合都特别强调，他们不是什么“特区”，而是“佤邦”，是与掸邦平级的。这样忌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掸邦是以掸族为主的自治区，坤沙就打出过要独立“建立一个掸邦共和国”的旗号，而佤邦是以佤族为主的一个更强大的武装组织，把坤沙集团都灭了，怎么还能再屈居为掸邦下面的一个小弟呢！

《佤邦基本法》在 2003 年 12 月 24 日才修订通过。此前的漫长时

期里,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组织机构,那里跟“金三角”其他一些地区一样,是没有法制的,杀一个人,或者要治一个人什么罪,差不多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一句话说了算。有一种说法难以考证,但在民间流传:在20世纪的末期,那里曾经这样来判决一个有罪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几款第几条,判处某某人有期徒刑多少年。”

那里连小孩子都背着真枪。我的一个朋友在吹牛时说,他曾亲眼看见云南边境那边的一个小镇上,有人因为偷盗被当地军人当街实行枪决,随着“啪啪”的枪声响起,尸体倒在了街边的血泊里。还说,在那里杀了人,只要有人帮你说话,你就可安然无恙;要是没有人帮你说话,哪怕是偷了一只鸡,你也可能被关一辈子的土洞水牢,或者立马掉了脑袋……

我曾带过一个学习新闻报道的警察学员,他来自毗邻佤邦的边境县公安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妻子是县烟草公司的职工,这个公司与边境那边在烟草方面有一些合作。一次,公司组织职工开了一辆中巴车到边境那边去游玩。在那边的一个小集市上,一名来买菜的佤邦士兵向他们招手搭车。司机没有停车,很有礼貌地摆摆手,说车满了,坐不下了。那个士兵怪叫一声,把背篓使劲掼在地上,蔬菜撒了一地他也不管,而是从旁边夺了一辆摩托车骑上,像一阵风一样开走了。中巴车上的人都笑了,有人说:“那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正笑着,摩托车先中巴车一步到达一个相当简易的哨卡,车上的人又看见那个士兵把摩托车一下子扔倒在地上,一个箭步冲到哨位上夺过哨兵手中的冲锋枪,一边拉枪栓一边怒吼着向中巴车反扑过来,枪口直指着车前的挡风玻璃,一边狂吼着一边紧紧地扣着扳机就要向车里狂扫。中巴车停下来了,车上的人连气都不敢出了,有的举起了双手,有的双腿和下巴都忍不住颤抖起来。

他吼叫些什么,他们听不懂。司机举着手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努力劝他冷静,有什么事都好商量。但他像根本就听不懂司机的话,立即把枪口调向司机,一副就要“啪”的一声毙了人家的样子,吓得司机汗水淋漓地跪在了地上,哆哆嗦嗦地掏出身上仅有的二百块钱,但那个士兵

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晃动着枪杆，怒斥不休。

坐在车上胆子稍大的几个人凑了一些钱，一边说着“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一边下车把钱给那个此时持有生杀大权的士兵。士兵这时好像是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把冲锋枪扔在地上，一把扯过递给他的钱，哈哈大笑不止，直至笑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讲完，那个学员说：“我媳妇跟我讲的时候声音都还在发颤，她发誓说，这辈子再也不去那些鬼地方了。”

这样神奇而凶险的非常之地，对我来说是有着巨大诱惑力的，一直渴望着到那里去，甚至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多年来，我的思绪无数次飞向那里，也很多次在它的边缘处徘徊张望。我收集了大量有关“金三角”的资料，那里虽然很陌生，但对那里的情况我已是相当熟悉了。2003年，我进入云南省公安厅做新闻报道工作，随思茅市江城县公安局的同志到过老挝丰沙里省的一个地方，但一直没有机会深入“金三角”的其他地区。这次终于天赐良机，可以在这个非常时期穿越佤邦腹地，去见证那里非同寻常的一切。

因为有了深入了解和亲身感受，我力求在本书里客观真实地反映佤邦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写“金三角”的书已经发行好多本了，但都是泛泛而谈，有的甚至凭着自己的想象，把那里的社会和人物作了妖魔化或恶魔化的叙述。像本书一样，在一个特殊的紧要关头，深入细致地写透神秘而受全世界关注的真实佤邦，据本人了解，还是头一次。

# CONTENTS

- 第一次写透神秘佤邦(代前言) · 1
- 第一章 雨雪交加,难以到达神秘佤邦 · 1
- 第二章 向中缅联合扫毒大会现场进发 · 7
- 第三章 超乎想象的扫毒现场大会 · 17
- 第四章 特异首府及非常首领 · 29
- 第五章 佤邦的历史只有 20 年 · 55
- 第六章 取坤沙而代之,建立南部佤邦 · 65
- 第七章 向北,到达北佤的新地方 · 75
- 第八章 勐冒:佤邦“革命”的摇篮 · 87
- 第九章 向西,去萨尔温江边 · 99
- 第十章 鲍有祥北佤传奇 · 123
- 第十一章 县城奇怪事 · 131
- 第十二章 与勐冒县委书记一起体验佤邦禁毒 · 147
- 第十三章 在明明灭灭中进入时间隧道 · 161
- 第十四章 了不起的县长 · 177
- 第十五章 每年上千吨鸦片去哪里了? · 185
- 后记 当罂粟化作春泥,这里将生长什么? · 199

## 第一章

# 雨雪交加，难以到达神秘佤邦

雨雪交加，禁毒局的两辆“沙漠野狼”载着我们从昆明风雨兼程。雨下得很大，天空阴沉到极点，我担心极了：这样去佤邦如何铲罂粟？





记得那年中国南方的雪来得特别晚，甚至有些反常，3月初才姗姗来迟。昆明第一次飘起雪花的时候，我正在桥香园里吃过桥米线，突然接到了领导匆匆忙忙打来的一个电话：“禁毒局的领导要去佤邦参加铲除罂粟活动，你跟着去吧。”去到佤邦的哪里，如何铲除罂粟，去多少天，暂时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我都愿意去，而且心里开始发痒了。

我的一位同学得知我要去佤邦铲罂粟后，很为我担心：“啊？人家会让你们铲吗？你们过境去铲人家的罂粟，当心人家用冲锋枪干你们……”这时我已经在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看到过一份传真件，是佤邦政府办公厅传过来的，内容是用汉字写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标题是“参加联合扫毒行动出席领导名单”。名单分为两项，第一项十多人是缅甸联邦中央肃毒委员会和警察局的领导；第二项有60来人，从“佤邦联合党总书记、政府主席、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开始往下，佤邦所有具备一定级别的领导已经“一网打尽”。名单写在几页抬头是“邦康电力有限公司”的信笺纸上。所以我回答同学说：“有联合国的人出面，中缅双边都有领导参加，他们会出动部队保卫的，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3月4日早上，天气并未好转，有较大的风，雨夹雪。禁毒局的两辆“沙漠野狼”载着我们一行8人，就这样风雨兼程地出发了。到了昆明郊外，我们看到田野里已经铺上了白雪，雪还在继续下。佤邦的天气会怎么样呢？如果天气糟糕，有可能坏我的大事：不能照相，而且采访不到多少东西了。

一边担心着,一边晕车,稀里糊涂到了思茅市,在时断时续的风雨中住了一夜。5日下午到了孟连县城,已经闻得见佤邦的气息了。孟连是一个清静秀丽的边境小镇,街道宽敞,建筑有个性,城边就是树木葱郁的山阿,轻松优雅的亚热带氛围很讨人喜欢。但这儿看起来人气并不旺,街上有些冷清。听说这里距离勐阿口岸只有40公里,都是柏油路,开车一会儿就到了。佤邦的首府邦康距离口岸只有两公里。但是我们还得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才过去。

离吃晚饭还早,我就想去看看这里很出名的“缅货一条街”。同行的一个记者说,这条街是腰缠几十亿的佤联军总司令鲍有祥出钱建的,花了一个亿。但我从别的地方听说,这条街是佤联军的副总司令李自如出钱建的,也是花了一个亿。我在宾馆里找到的只有几页的一份关于孟连旅游的画册上看到的却是:这条街“由东南亚的一位友好人士投资兴建”。最终没有搞清楚这条街的主人是谁。

其实这不是一条街,而是一个边贸商城,就在县城边上,方方正正的一大块地盘,里面有很多街巷,建筑最高的只有三层,是一座酒店。别的都是一层、两层的砖房,其中的门面,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杂货店,里面摆放着包括药品在内的泰、缅、老、越各地的百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门面是茶室、发廊、歌厅、小吃店。整个商城看起来相当冷清,可用“门可罗雀”来形容。除了在里面开店的人外,好像都没有顾客。

我拿着一把很漂亮的长刀看了好一会儿,老板才扔下扑克,从外面进来。我跟他进行了有目的的交谈。他说,平时外地人都不来这里,“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节期间,这里会相当热闹,有时人都挤不下。问他这个商城是不是鲍有祥出钱建的,他说是佤邦政府出的钱,门面一般都是租出去的,自己经营的不多,但他们有人在这里管理。

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2004年11月以前,孟连这里一年四季的人气虽不敢说很旺,但不至于十分冷清。因为国界那边的邦康赌馆林立,在那里从事赌博服务工作的中国打工者就有上千人,中国各省的赌徒不断地从这里出境到邦康从事赌博活动,还有不少人是前来旅游顺便“玩一把”的,出境手续也相当简单。所以,这一带是人来人往。又

因为邦康的吃住条件没有孟连的好，很多人赌博在邦康，吃住在孟连，像上下班一样。

这种情况遍及中国西南边境，除了造成大量人民币流失外，还滋生了一个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因赌欠债被绑架软禁的，有输光了钱抢劫杀人、贩毒的，有贪污公款的，有家庭破裂的……赌博成了边境一线除毒品外的第二大祸害。中国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开展一次严厉的禁赌专项行动，2004年12月先在云南搞试点，2005年1月至5月在全国推开。云南制定了严密的禁赌工作措施，加强了出入境管理，并通过国际执法会晤等手段，促使境外赌场纷纷关闭。

孟连的旅游宣传画册上重点推介的是，在孟连看土司府，到“金三角”看缅甸第二大的佛塔和缅共中央故地等。其实对前来这里的大部分人来说，去邦康赌博才是最有吸引力的，而另一些人可能最想看一看漫山遍野的罂粟花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全面禁赌了，出境的管理也加强了，来这里玩的人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所以这里冷清下来了。不知邦康那边的情况会怎么样。

所幸雨停了，还开始露出阳光，但愿老天继续开恩，让我佤邦之行快快乐乐，大有收获。

按照要求，6日早晨6点我们就起床了，但是，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外面风雨大作，耳里全是雨水沉闷的冲击声，整个县城都被冲撞得一片闷响。天地还是一片漆黑，因为此时整个县城还没有一家店门开张营业，我们冒雨上车，开到另一个提前安排好的地方吃早点。因为雨下得大，天空阴沉到极点，吃过早点都还没有看见日光露出，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所有其他的店门都还没有打开。我心里担心极了：这样去佤邦如何铲罂粟？

虽然上下车都不到一分钟时间，而且打着雨伞，但我们的裤脚还是湿到了膝盖。黑暗里，我发觉车子开回到了我们住宿的海关酒店。有人通知我们说：“回去睡觉，睡到11点再起来。”

前两天都晕车，一直在路上，我真的困了，躺进被窝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同屋的新华社记者王长山叫我，我一梦方醒，一看手表，已

已经 11 点了。大雨已经过去了，天空中飘舞着细微的雨星。车子开出县城，开进田野。我有些纳闷了：不会就这样开到佤邦去吧？车子拐入一条土路，路两边是甘蔗林，很快就看见了一个很大的果园子，里面还有一个鱼塘，塘边上是一家风味餐馆，园里场地上停了好多车子。我这才明白过来：午饭要在这里吃了。

吃完饭，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的董胜副局长对我们车上的人说：“你们车上人多，分一个到版纳的车上去，多认识一些人。”我对版纳还是感兴趣的，所以上了去版纳的那辆三菱车。这时有人开始点车牌号，点完的就走，一辆跟一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车队，全都是越野车。一辆警车闪烁着警灯，鸣响着警笛，在前面开道。到这时，我才明白，这些人都是前往佤邦参加扫毒现场会的，有七、八十人的样子。

细雨时停时下。柏油路在亚热带山丘中蜿蜒前伸，路边的树很奇特，全部是砍伐过后剩下的树桩，然后从树桩上发出密密麻麻的枝条，这些挺直的枝条紧拥着，一个劲往高空中蹿，各自成为一棵高而长的树，又共同形成一棵大树。

车上坐着的是西双版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支队长先龙，开车的是他的手下兄弟刘国强。刘国强说：“请大哥帮兄弟点一根烟吧。”先龙点燃一根烟，在嘴里吸了两口，递给他说：“好好开车吧。”

我问先龙：“这种树好奇怪啊。叫什么树呢？”先龙说，这叫黑心树，因为它的树心里面是黑的，特别耐烧，一般用来烧死人。它还特别爱发树枝，砍了又发，砍了又发。先龙回过头看了一眼说：“今天有那么多人啊！”我数了一下，除掉开道和压尾的警车外，车队里有 18 辆吉普车。

我很想事先再知道一点关于佤邦的事情，所以向先龙打听，但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知道的还没有我多，所以我转而打听他们支队的情况，约定以后有机会时去采访他们。讲着他们侦破贩毒案件的故事，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勐阿口岸就在眼前。